

## 寄情鐵馬

小品文 優選 洪宛瑩

鈴鈴作響的鐵馬路過聲，夾雜在蟲鳴鳥叫之中，顯得清脆。涼亭裡話家常的談笑聲，穿梭在步道之間，這般的平凡稱不上悅耳，卻格外讓人安心。

立春，嶄新的一年迎來的第一個節氣，正好，清晨五六點，陽光初露，喚醒了萬物，包括我們一家。沿著鐵馬道看著稻田裡青翠的禾苗，河邊恣意的野生植物，花苞尖細待放；花圃、菜園的花瓣團簇著。一路上，蓬勃有朝氣的銀髮族與我們錯身時，總喝聲早安。聽著他們寒暄的話語，我能深深感受到來往流動的人情，這一切，像新生鵝絨的柔軟輕盈，歡欣地回應初春到來。

芒種，連落日的餘暉都備感溫暖，沐浴著灑下的拂煦，我領著妹妹走向一百公尺遠的南京路站。興高采烈朝升起一裊炊煙的手工披薩坊去。這一區的阿公阿婆將一塊普通田地重新整理成了披薩坊，一方一寸擺設簡易，卻可看出其中的用心，在他們閒聊間，親切感油然而生。我和妹妹回程時，總好奇擺地攤的自銷農回家沒。有天，望向遠方的斜陽，看見一位老婆婆，扛著一肩擔子，放了沒售完的農作物，我迎上去，向她問道怎麼賣。「地瓜葉一把十五元。」那天回家時，我拎著披薩，妹妹抱著兩把地瓜葉。看著婆婆再次挑起擔子沿著鐵馬道走著，映著餘暉，一股酸甜衝上心頭。那一刻，我和妹妹共享這份踏實感，期盼婆婆日後想起這天，會想起彼此，憶起彼此，會憶起連眼睛都笑彎的微笑。

秋分，看著捲入氣流旋轉後靜謐落下的枯燥黃葉，一種惆悵悄悄攻佔心牆，我們一家在鐵馬道慢跑著。紅瓦厝站的途中，有一大片荷花田，荷葉片片疊著，荷花朵朵把握最後一次盛情綻放。婆婆

在不遠處了。自從爸媽也知道婆婆後，我們便常向她買地瓜葉，一次聊天中明白了她的兒女北上打拼，先生幾年前逝世，在過年的一兩天才能體會兒孫團圓的飽足感。偶而她會送我們剛成熟的玉米，有時是一小盒番茄，她總燦笑的說：「古錐的，你一定要收下。」即使懵懂不曉得為什麼古錐，我卻總是靦腆的品嚐這份喜悅。兩三天找一次婆婆成了習慣。然而星辰流轉之際，一絲一毫的情感逐漸流失，一家四口也轉入不同的圓圈。四個人，獨自應和著四個圓心，獨自應和著潮起潮落。原來，長大的過程是削薄情感的開始，成人世界的入場券是裁切情感兌換來的。時間推移下，爸媽工作時間拉長，我和妹妹課業繁重，我只能隻身走向鐵馬道。秋天尾聲揚起的一日，我來回奔馳在南京路站與道將圳站間，緊張吞噬整顆心，害怕淹沒了思緒。婆婆說過，她會每天都在的呀！西風拂過，卻沒有傳來「古錐的」。荷花池都枯萎了，沿途的美景都凋零了，婆婆不見蹤影了，爸媽不再陪我徜徉鐵馬道了！

小寒，畝畝田地休養生息，修復一年鞠躬盡瘁的結晶，停留在筆直鐵馬道上，目光投射在周圍的光禿枝桠，久久不能移開。驀然聽見一聲熟悉的「古錐的」，我知道是婆婆！她說前陣子整理田地時跌了跤，而喚回子女們。那抹笑容雖佈滿皺紋，我卻永遠忘不掉她何其滿足。婆婆說，我們一家之所以可愛，是緣於我們感情濃厚得令人稱羨。那天和她道別時，看著她遠去的背影，戴著護膝、拄著拐杖、撐著年邁的身軀。寒風沁骨，卻使我豁然開朗。原來啊，生而為人就注定為「情」打轉，特別是親情。我踩著輕快步伐朝家歸去。即使爸媽還在奔波事業，我和妹妹還得奮鬥課業，然我會靜待我們四人再次踏上鐵馬道的那天。沉寂歲月的波濤洶湧裡，情，催人成長摧人老，促著人生人死。人生旅途，所用情的，是行囊，用情於我的，是暖陽，聚散有時的年華，學習成為有溫度的人。

未來某天，我會離開家，遠去桃城，但我不會忘卻嘉油鐵馬道的故事集。風起雲湧中，記住每個足跡，日生日沉裡，複誦每段情感。花開花落，鐵馬的鈴聲響起，話家常的談笑聲揚起，鐵馬道的農村景色，我收藏於心底。它不會是最美的風景，它甚至很平凡，但它卻讓我無法忘懷。因為鐵馬道是我最根本的用情處。